

俄 国 在 中 亚

[美] 迈可尔·刘金著

陈尧光译

内 部 读 物



K512.0

38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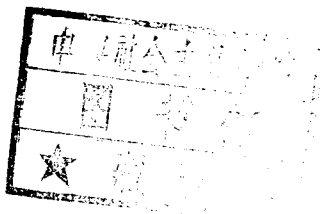
俄国在东亚

[美] 迈可尔·刘金著

陈尧光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Michael Rywki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Collier Books,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Ltd., London
First Edition 1963

DROE/101

内部读物

俄国在中亚

[美] 迈可尔·刘金著 陈尧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11017·252

1965年7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8千字

印张 6 2/16

印数 1—2,000册

定价(9) 0.70元

出版說明

本书是美国纽约考立尔图书公司 (Collier Books) 出版的《俄国文明丛书》(Russian Civilization Series) 之一。作者迈克尔·刘金 (Michael Rywkin) 是美国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据说曾在中亚住过四年。

作者从殖民主义观点出发, 首先描述了自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三百多年来帝俄渗入中亚的经过及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 进而叙述十月革命初期中亚的军事冲突、政治动向和民族矛盾, 对 1918—1933 年发生的“巴斯马奇起义”做了详尽的描述。最后谈到十月革命后中亚的经济、人口和文化情况、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当地党组织的结构等。

本书根据 1963 年第一版译出。为了便于利用索引查对正文, 已把原书页码用阿拉伯数字印在书页旁边, 索引所附为原书页码。原书附有《俄罗斯征服中亚图》等地图、图表四幅, 均已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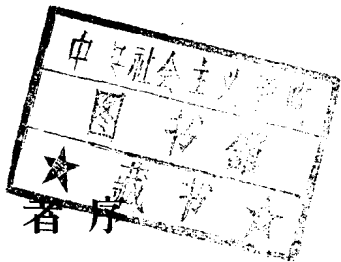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5 年 2 月

目 录

原编者序.....	1
第一章 历史背景	3
最初三百年(自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3
征服	10
沙皇的政策	14
第二章 革命	19
两场革命	19
争取生存的斗争	23
革命的扩展	29
第三章 巴斯马奇起义	35
第四章 经济生活	47
集体化和畜牧业	47
棉花和粮食	50
工业.....	52
战争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乌兹别克斯坦)	54
第五章 移民	58
第六章 文化政策	68
语言政策	68
文化上的同化政策	73
教育.....	81
第七章 干部、优秀分子和人民	85
三十年代的清洗	85
四十年代时党的优秀分子	88
本地的穆斯林党员	97

第八章 党的机构（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	104
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	104
四十年代	104
五十年代	105
政府和党	107
四十年代	109
五十年代	114
州的党机构	115
结构	115
活动	121
地方上的党机构——区和市一级	127
第九章 结论	136
英文书目	145
索引	147



原 編 者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改变，使人们空前地渴望了解苏维埃领土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报刊、广播和电视都在报道当前情况的进展，可是由于它们本来的性质，它们对于为了解苏维埃政策和俄国事件的特殊转变所必需的因素，只能提供随时发生的一些片断。而且，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引人入胜的国家，虽然它的文化成就最早不过溯自十八世纪末或十九世纪初，即使苏维埃人还不像目前这样恶名昭彰，然而值得一位消息灵通人士知道的有关俄国的事却还是浩如烟海。

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政策是由无数因素形成的，我们对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知道得愈多，我们就愈有可能正确地了解它。直至不久前，西方还非常疏于研究俄国，这一事实值得引起注意，也值得引以为憾。在一个世代以前，对俄国感兴趣的还只限于比较少的一部分专家和知识分子；今天，对于有关沙皇俄国和苏联的权威性的、翔实可靠的、脉络分明的材料，已有了愈来愈多的、广泛的需求。用英文出版的论述俄国各方面情况的书籍就有很多种，其中也有些水平很高，可是俄国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情况尚未有人探索或需要重新探讨。

考立尔图书公司出版俄国文明丛书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要满足这一需要。这套丛书既涉及革命前时期，也涉及苏维埃时期。每一册都是由各该领域的专家特为考立尔图书公司撰写的。这些研究力求保持高度学术水平而又不过分流于技术性，同时又力求用引人入胜、行文流畅的风格来提供材料。丛书中的每一册都自成格局，都能单独加以利用。珍贵的原本著作在

过去或许只有少数人能读到，现在，凡是想备有一册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些书售价低廉，因而广大公众都能购阅——而并不有损其科学标准和文学价值。

俄罗斯中亚这块苏维埃统治下的辽阔的次大陆，近年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特别是同莫斯科在那块边远地区上进行工业化和开发处女地的宏大计划联系起来看时更是如此。这些计划的成败，看来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对苏联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莫斯科的亚洲政策和西方政策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关组成俄罗斯中亚的几个共和国的英文出版物很少，而且，论述最近发展情况的难得见到。希望本书能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

迈可尔·刘金博士是纽约市立学院的副教授，在1962至1963年时曾是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曾在中亚住过四年，是美国现下对该地区具有充分第一手知识的少数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只对帝俄的向东扩张描画了一个简要的轮廓，而主要是论述苏维埃时期，并对苏联在世界的那一部分地区推行的治理方面、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各项政策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根据苏维埃的宪法安排，俄国的亚洲领土都是主权共和国，因为殖民主义当然是和苏维埃的政治理论不相容的。然而，实际上，各中亚共和国是被克里姆林有效地控制着的。刘金博士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莫斯科政府用来把彻底的集中控制同关于地方主权的谎话结合起来的方法，作出了透彻的叙述。作者所说的情况已越出了本书标题所指出的范围，事实上已成了对共产党人对不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的彻底揭露。

迈可尔·T. 弗洛林斯基

《俄国文明丛书》总编辑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章 历史背景

15

最初三百年(自十六世紀五十年代至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俄国远在十六世纪时就试图同中亚细亚建立联系。第一个渗入中亚的莫斯科代理人(1558—1559年),是一个替沙皇伊凡雷帝效劳的英国商人简根生。1565年以后,有几个俄国的使团前往布哈拉、基发和萨马尔罕。俄国人同时还开始渗入幅员广大而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苦难年代”的中绝期(1605—1613年)并没有延缓俄国东进西伯利亚的行动,不过,它也没有促成在中亚开辟新的外交通路。莫斯科重新建立了秩序以后,布哈拉埃米儿的特使于1619年来同新王朝的第一代沙皇米海依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谋求接触。为了酬答,1621年,有一名俄国特使伊凡·霍赫洛夫被派往布哈拉。

可是,由于共同利益极其有限,来往交通又极不便,很难保持稳定的关系,因此,莫斯科与中亚之间的接触仍然是时继时续的。直到俄国人东进西伯利亚已到达太平洋后,才派了俄国里海阿斯特拉罕海港的一名“波雅尔”(贵族称号)伊凡·费多托夫前往基发(1669年),派了帕祖辛兄弟前往布哈拉和巴尔克。1675年,另一个俄国密使华西里·达乌多夫偕同所率人员又到达了布哈拉。

彼得大帝在位时,俄国进行了表面上的西方化,这时候俄国对中亚的兴趣增加了。这位新沙皇的天生的好奇心,渴望同一切可能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的热情,甚至他对西欧国家的剥削

殖民地的知识，都影响了他的行动。因而他想对中亚采取一项更主动的政策。这时候，在1695年，一个名叫塞门·马林基的俄国商人经由中亚抵达了印度，可是却在归途中死去了，这就无法同他的航海的前辈阿法那西·尼基丁的功绩（1469年）媲美了。1700年这一年有两件新事情进一步增加了彼得对中亚的兴趣。第一件是谣传中亚阿姆河一带有金矿；第二件是，基发的尼亚兹王当时由于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封建战争，弄得那个地区经常民不聊生，竟来要求俄国给予保护。彼得那时正同瑞典和土耳其打仗，只得暂缓采取行动。可是，到了1715年，他就派遣一个远征队到哈萨克草原的额尔齐斯河和埃尔克特（Erket）河一带，1716年，在额尔齐斯河上筑起几个碉堡。最后在1717年，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亲王率领一支远征队来到了基发。这支拥有六千六百五十五人的队伍是花了二十五万卢布装备起来的。给他们的指示是勘查阿姆河的水流，可能的话，使河流改道流回里海，并在阿姆河岸筑一座碉堡。除此之外，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还奉命劝说基发和布哈拉的统治者接纳对俄国友好的哈萨克牧民为他们的随身警卫。那些基发人对俄国人并不热情，他们也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以前提出的要求，因为那是在内部斗争期间提出的。他们假托要为俄国人安排适当的住处，把17俄国人三三两两地拆开，然后全杀掉了。逃脱的俄国人也大都死在沙漠里了，只有少数几个人找到道路回到了家。唯一剩下的只有筑在里海东岸的一座小碉堡，两年后这座小碉堡也放弃了。对基发的这场冒险所带来的悲惨结局并没有使沙皇沮丧；1718年，他的特使弗洛里奥·别涅维尼来到了布哈拉，并在那里一直驻留到1725年沙皇逝世。

随着彼得大帝的逝世和俄国军队随后撤离里海的波斯海岸

(1732年),俄国暂时终止了渗入中亚的一切尝试,集中力量扩张它在哈萨克草原的势力;哈萨克草原是一片位于西伯利亚和中亚本土之间的地广人稀的土地。哈萨克的“小儒兹”^①原在乌拉尔河东南的草原上游牧,1731年名义上接受了俄国对它的主权,这是俄国在那里扩张势力的第一步。1735年,又在乌拉尔河上筑了一连串的碉堡,正对着那些新归顺但仍难驾驭的“属臣”。俄罗斯哥萨克人在这些碉堡以及过去在额尔齐斯河上筑的碉堡附近定居下来。后来,住在乌拉尔河碉堡附近的就被称作乌拉尔和奥伦堡哥萨克人,住在额尔齐斯河碉堡附近的就被称作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被用碉堡同俄国领土隔离起来的“小儒兹”哈萨克人,仍然保持着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中儒兹”在1740年接受了俄国对它的主权,可是随后在1742年又转而接受了中国对它的主权。然而,不久以后,两方面又都拒绝了。自此以后,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保持了七十五年的稳定。那时俄国并不想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和沙漠上进行任何新的冒险。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和碉堡附近的哥萨克人都同碉堡里的那些维持和平和秩序的俄国驻军保持着勉强的休战状态。哥萨克人的不友好态度,比俄国人名义上对它的主权更使哈萨克人烦恼。甚至“中儒兹”也终于逐渐接受了俄国人对它的主权。俄国人对哈萨克事务的第一次重大干涉发生在世纪更迭的时期,当时保罗一世批准了“小儒兹”的西部领土分离出去成立一个新集团,称作“布凯耶夫帐”。同时,保罗一世按照他同拿破仑新缔的同盟,

① “儒兹”或译“朱孜”,亦有译“奥尔达”或“斡耳朵”的,按沙皇的行政名称则为“帐”,是当时哈萨克在政治上瓦解时出现的、几个游牧部落组成的联盟。有“大儒兹”、“中儒兹”和“小儒兹”之分,分别位于哈萨克草原的东南部、中部和西北部。

——译者

组织了一支两万二千五百人的顿河哥萨克远征队，由华西里·奥尔洛夫将军率领，远征奥伦堡，其任务是经由布哈拉和基发开往印度。远征队的主要目标虽然是攻打在印度的英国人，但奥尔洛夫却得到指示，要占领布哈拉并解救在基发的俄国奴隶。这并不是什么新计划，早在 1791 年，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就曾玩弄过类似的计划。保罗一世被刺后，俄国外交政策有了改变，远征也就停下了。

在俄国战胜了拿破仑，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之后，俄国对哈萨克草原的政策又发生了剧烈的转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改变俄国同“小儒兹”和“中儒兹”的关系。他的不够开明的顾问斯别让斯基在 1822 年起草了一部特殊的哈萨克法典。“中儒兹”的汗被废除了，它的拥有约五十万人口的领土也被分成了许多俄国行政单位，进行混合管理。一切刑事案件以及涉及二十卢布以上的民事诉讼都得由俄国军法部门受理。禁止在哈萨克人中再获得奴隶。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已经不再是名义上的，而是事实上的了。两年之后（1824 年），“小儒兹”的五十万牧民也受到同样改革的影响，不过地方上的行政管理保留在 19 三名本地“苏丹”手中，每人负责一部分地区。同时，哥萨克人在哈萨克人自己的土地上追赶结伙的难以驾驭的哈萨克人时，又被准许采用“穷追猛赶”的办法。靠近俄国碉堡的哈萨克牧场也被征用，给了哥萨克人。

哈萨克的独立的猝然告终，导致了多次暴动。“小儒兹”的一位前可汗的儿子凯普·加利亚·伊希莫夫在 1818 年至 1820 年起义反抗俄国人，在 1827 年至 1829 年又再次起义。他想以接受中亚的浩罕汗国对自己的主权的办法，来重建自己的汗国。伊萨达伊和马哈姆巴特于 1836 年至 1838 年在布凯耶夫

帐领导了起义，沙德什安于1832年至1836年在“中儒兹”领导了起义。同时(1834年)，俄国奥伦堡当局在里海的东海岸修筑了沃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碉堡，正修筑在自从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那时候以来就被放弃了的那块地方^①。

为了要在从事农业的哥萨克人和传统上一向从事畜牧业的哈萨克牧民之间“鼓励贸易来往”，哈萨克被禁止耕种他们的土地。这一歧视政策迫使哈萨克人以高价买进俄国面包而以低价售出他们的牲畜，在十九世纪整个三十年代里一直强制执行了这一政策。

俄国政府为了要从“小儒兹”的哈萨克人那里增收捐税，1837年制订了一种一个半卢布的茅屋税，而且过去经由哈萨克当局之手来征收捐税的办法也取消了。

对俄国政策的不满，于1838年在西部和北部哈萨克斯坦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特别是在阿克摩林斯克地区更为猛烈。哈萨克人在一位勇猛的领袖盖涅萨勒的领导下，在1845年之前一直使这一地区动乱不安。盖涅萨勒想回复到1822年以前的那种关系，即俄国保持纯粹名义上的主权。在无法迫使俄国同意的情况下，盖涅萨勒就去从土尔克斯坦的三个汗国那里寻求合作，并试图击毁俄国的碉堡和哥萨克人的居留地。在终 20

^① 作为导言的这一章大半取材于马萨尔斯基(V. I. Massalski)的历史资料《俄罗斯—我们祖国的地理详志》(Rossiia, polnoe geograficheskoe opisanie nashogo otechestva)中的“土尔克斯坦地区”(“Turkestanski Krai”) (圣彼得堡: 达夫连[A. F. Davrien]版, 1913年)第13卷。并见玛丽·霍兹沃思(Mary Holdsworth)著的一本小书《十九世纪的土尔克斯坦》(Turke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牛津: 中亚研究中心[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9年。有关俄罗斯之前那段时期, 见巴泽尔(W. Barthold)著《中亚土耳其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巴黎: 昂德里恩-梅宋内夫[Andrien-Maisonneuve]), 1945年。

于失败后，他就到南方进入了“大儒兹”的领土，那里当时还不受俄国人的控制。在那里，他在一次地方上的冲突中死去。

同时，俄国仍在打算同哈萨克草原南部的浩罕、布哈拉和基发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1803年，由加维尔多夫斯基中尉率领的一个武装商队试图从西伯利亚到达布哈拉，可是在遇到了哈萨克人的敌对行动后就折回了。

1820年，一名为俄国服务的外国人奈格利到达了布哈拉，进行搜集珍贵情报的工作。1824年又派遣了一个商队，试图建立贸易关系，可是把所带的商品全都丢失了。

1833年，一位精力非常充沛的将军彼罗夫斯基担任奥伦堡的总督，于是对中亚的政策又开始更加积极主动起来。1835年，一位曾经参加过1830年波兰起义、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军官维特凯维奇，被俄国政府派到了中亚。维特凯维奇期望能获赦免，因而雄心勃勃。他到达布哈拉后，又从那里前往阿富汗，从1837年呆到1839年，并成功地击败了一个名叫本斯的英国间谍的阴谋。本斯是自从马可波罗以来第一个到达帕米尔山区的西方人。1839年英国和阿富汗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英国军队攻占了坎大哈和喀布尔。俄国对此极为不悦，认为有理由获得补偿，便命令彼罗夫斯基将军开往基发，把可汗撵下台，代之以一个较听话的人，并取得贸易特权和释放俄国囚犯。这支六千人的远征队伍中包括了一百五十名巴什基尔和一千名哈萨克后援部队，并有一万二千头骆驼。可是，彼罗夫斯基并没有能到达基发，他在沙漠中折损了一千多人以及几乎全部骆驼之后就折回了。未蹈一百二百年以前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的复辙，已属幸运。

英国人在阿富汗也并不比较顺利。初期胜利之后，接着就是1841年的失败。俄国和英国虽然都出师不利，却都不肯罢手。英国继续对阿富汗进行渗透，俄国也重派使团分赴布哈拉（布捷涅夫少校）和基发（尼基富罗夫上尉）。一群渴望摹仿成绩卓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俄国商人，1847年也组成了“莫斯科对亚洲交易的贸易行”。沙皇政府由于不习惯于这样大规模的私人事业，不愿意支持这家新公司的殖民计划。这家公司便在1854年关闭了，一事无成。

在盖涅萨勒起义之后两年，即1817年，俄国人感到有足够把握向中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了。当地的俄国司令官奥布鲁契夫将军在锡尔河北岸筑起了雷姆堡（阿拉斯克）。从陆地上运了两只船到咸海，集结在那里。这一碉堡就成了俄国进一步渗入中亚的主要基地。后来数年内，锡尔河的岸上又筑起了几个新碉堡，这一来就消除了乌拉尔河和锡尔河之间的“饥馑草原”上的保护性的无人地带，而把俄国人向土尔克斯坦各汗国更带近了五百哩。为了对浩罕的哈萨克牧民袭击俄国的雷姆堡进行报复，1853年占领了浩罕的阿克·美切特（彼罗夫斯克），就此完成了碉堡防线。

俄国的大规模拓荒运动的另一支胳膊，是从西伯利亚沿着中国边境南进，经过“中儒兹”的土地，越过巴尔喀什湖。这一行动使俄国人成功地迫使“大儒兹”的哈萨克人把他们与浩罕的同盟转变为与俄国的同盟（1847年）。进一步往南推进之后，他们又筑起了凡尔诺堡（即今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这是俄国人为了封锁浩罕的北部边境而修筑的新的碉堡防线上的第一个碉堡。在俄国人后方各地蜂起的哈萨克牧民的起义，诸如1850年至1854年在“中儒兹”地区发生的伊色特和贝克特的起

义,都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①。

因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基发、布哈拉和浩罕这几个落后的、中世纪的汗国已失去了哈萨克草原这块保护性的缓冲地带,而同一个准备并渴望轻易地取得殖民地的强大的欧洲大国——俄国,面面对了。

1854年和1855年,俄国人入侵印度的旧梦又复现了。在圣彼得堡制订了两项关于可能远征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然而,由于俄国1855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致使这些计划未能实现。

征 服

三个面临俄国殖民征服的土尔克斯坦汗国都没有明确的边境线。布哈拉的埃米儿统治着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除了威海以南的大片沙漠地带以外的广大领土。他的国家的中心是拥有历史名城布哈拉和萨马尔罕的富庶的泽拉夫善谷地。这个国家的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半数是乌兹别克人,三分之一是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约占十分之一。

基发的可汗所占有的土地位于威海的南面,阿姆河的两岸,而以基发绿洲为其中心。人口约有七十五万,包括卡拉-卡尔巴克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23 浩罕占有位于锡尔河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大片领土,而以富饶的费尔干纳谷地及塔什干绿洲为其中心。它拥有约三百万人口,绝大多数是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它还拥有

^① 俄国政府一方面镇压哈萨克起义,另一方面于1855年鼓动哈萨克人去掠夺和奴役那些在巴什基利亚的巴提尔夏起义中遭到镇压后逃到草原的巴什基尔人。

中亚最大的城市塔什干(有十万居民)。

里海和阿姆河之间的土库曼牧民以及在北方草原的那些尚未处于俄国保护之下的哈萨克人，只是时断时续地承认可汗们的权力。

这三个汗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都是中世纪式的。土地主要分为三类——国家的、私有的和教权的。种地的多半是贫困的佃户，他们只能够得到收成的一半至五分之一。经济活动主要仍是本地性质的。奴隶制度到处都存在。这些汗国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都极落后，只有基发，由于领土狭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布哈拉和浩罕的一些边远省份经常不服从中央当局。乌兹别克在一种多民族局面下的政治优势，导致了民族冲突。而且，三位可汗也时常彼此争吵不休。

俄国人一面避免与布哈拉和基发进行直接的敌对接触(1858年还向基发派遣了一个使团)，另一方面却在浩罕的边界上发动了一系列的地方性行动。他们沿着锡尔河南移，朝着吉尔吉斯山进发，1860年占领了托克马克和匹希别克，1861年占领了居列克和亚内-库尔干，1864年又占领了土尔克斯坦城、奥利-阿塔，最后占领了奇姆肯特。驻扎在奇姆肯特的俄国地方司令官契尔涅亚耶夫将军，企图突袭塔什干，结果失败了。被激怒了的浩罕政府，不甘心不战就放弃它的中心塔什干和费尔干纳谷地。俄国人已准备就绪。他们在1865年建立了一个由遥远的奥伦堡总督管辖的单独的土尔克斯坦省。6月间，契尔涅亚耶夫将军带领了一千九百五十名士兵和十二尊炮，开往塔什干，强行攻占了塔什干。拥有六十三尊炮的三万名穆斯林防卫者竟未能予俄国人以重创。这次胜利对本地人产生了一种瓦解士气的影响，提高了俄国人的威信。布哈拉的埃米儿对俄国